



爱情长跑
催人泪下

俗话说，“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”，可子石并非如此。

一天中午，我们利用午休时间在操场踢足球，姚千岁突然出现，子石被抓住。姚千岁环顾四周，威严地命令道：“都站在原地！”

可是，只有傻子才会坐以待毙，我们用上衣蒙着脑袋，马不停蹄地逃走了。

“站住，不许跑！”姚千岁愤怒地呵斥。

04

又生事端

“别跑啊你们……”子石也跟着帮腔。

我们回应的是渐渐远去的背影。此时，子石诚恳地说：“主任，请给我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，我认识他们，可以把他们全都追回来。”

姚千岁当时被气昏了头，稀里糊涂地点头，并且松开了子石的衣领，子石一溜烟跑掉了，再也没有出现。

在公开检讨事件之后，我霉运连连，几乎濒临被开除学籍的边缘。

那天下午我逃了自习课，跑到操场踢球，恰逢凌一尧所在的班级上体育课，一群女生聚在露天乒乓球台前玩耍。她们的乒乓球规则非常简单，一个人发球，另一个人捡球，然后后者发球，前者捡球。如此反反复复，她们竟然玩得不亦乐乎，仿佛真的在进行一场有趣的比赛。

我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前锋职责，抱着对方的球门柱傻傻地观望，为了不被她发现，我还机智地将球门网作为遮掩物。轮到她捡球的时候，那个乒乓球似乎格外灵活调皮，她像小猫咪似的亦步亦趋地跟着跑。

忽然，我发现了不和谐的一幕。两个高三男生站在绿茵场边，其中一人指指点点，还发出刺耳的笑声，他在评论凌一尧的身材。

我不由自主地走向那个唾沫横飞的家伙，对着他的小腹狠狠地踹了过

去，他立即躺在草地上哀号。

“你想干吗？”另一个男生问。

他一边拦住我，一边呼朋引类，片刻工夫另外三个男生跑过来，将我围在中间。

我不记得自己挨揍的细节，只记得许多手掌在我眼前飞来飞去，脑袋也被摁得东倒西歪。尽管我平时也会惹是生非，却从未将自己置于这般逆境，只能任他们推搡，失去了抵抗的能力。

没过多久，另一拨儿人也从四面八方跑了过来，其中便有子石、大乔、小黑哥、阿荣。他们直接投入战斗，在操场边扭打起来。

透过人群的缝隙，我看见乒乓球台区的女生们都停下手里的拍子，一头雾水地望着这边，凌一尧也在其中。她冷眼旁观，显然非常厌恶这种不良少年斗殴的场面。

再抬眼看她时，凌一尧与其他同学已经往外走了。我忽然有些自惭形秽。

子石揪住那家伙的衣领，一下接一下地往塑胶跑道上摔，大声喝道：“不是喜欢以多欺少吗？打群架这样快乐的事情提前约我啊！”

那个男生辩解道：“我们几个在这里站得好好的，他一句话都没说，突然就跑过来踹我一脚！”

子石这才扭头看着我，将信将疑地问：“你先动手的？”

“是啊。”我说。

子石顿时愣住了，其他人也渐渐松手停战，大家面面相觑。

“你神经病啊，为啥先动手？”

我本想解释自己动手的原因，但突然又改变了主意，毕竟我无法向他们描述那个家伙的猥琐举动，万一好事者添油加醋地传扬开来，又要生出许多事端。

“你先打我的。”我说。

“刚才你不是说你先打他的吗？”

“我说过吗？”我死也不再改口。

政教处神通广大，很快就调查出了这起突发事件的始末，万幸的是，纪律整顿月已经结束了，学校也不愿动正在备考的高三学生，最终此事不了了之。

“你别跟哥们儿整那些幺蛾子，当时你为什么先动手？”子石私下里问我。

我将事情经过如实告诉了他，他顿时暴跳如雷，高声吼道：“你咋不早说，否则我一定把那家伙打得满地找牙！”

他只是随口一说，在我告知了他事情的真相后，他没有再去打一架，而是怀着极大的耐心，每隔一个礼拜就砸坏一次那厮摆在开水房的热水瓶。然而，我似乎无法挽救自己在凌一尧心目中顽劣不堪的形象，唯一能做的便是不断暗示自己不去在乎她的看法。

我当时悲观地以为，我们这辈子永远不会有彼此靠近的一天。

（摘自《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》李海波 著）



机关算尽
匪夷所思

阎山川看到屋子里多了一个男人，立刻警惕地停住脚步，他看着我。我知道，如果给他以思考的时间，不消两秒我就会大难临头。我看他脸色潮红，又闻到一股酒气，心中立刻有了主意，上前一步劈头就说：“山川！你这喝酒的老毛病怎么还没改，怪不得升不上去！”

我趁机快步走到他跟前，语气半是劝诫半是斥责：“小军都这么大了，嫂子多不容易，你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得争点

07

急中生智

气啊。”

“你是……”阎山川有点蒙了。我不由分说打断他的话：“是！我是外人，可有些话就得外人来说！”我把嘴凑到他耳边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床底下的书，嫂子可都知道了。”我长长叹息一声，指着他媳妇说：“这话啊，你自己去跟嫂子解释吧，我不管了！”

这句话是最狠的，我故意不挑明什么事儿，他们夫妻俩只要有矛盾，肯定会闹起来。我趁这个空当，怒气冲冲推门而出，还故意把门重重关上。

出了门以后，我头都不敢回，一溜烟儿地跑回了爱民旅馆。

今天也不能说全无收获。从阎家三个人的反应来看，他们应该跟古董造假或老朝奉毫无关系。要么是大眼贼故意给错了地址，要么是老朝奉狡猾，一觉察情况异常就立刻把这边的联络站撤了。无论是哪种可能性，都意味着这条线索已经失去价值了。

想到这里，我无奈地摇摇头。

次日我早早起了床，打算坐火车赶回北京。爱民旅馆可以代买火车票，我把钱交给服务员，然后坐在前台旁边的沙发上等着拿票，旅馆外头忽然传来一阵喧哗。

我抬头一看，一个身穿红色夹克衫的小个子连滚带爬地跑进来，他年纪不大，脖子上还挂着一部相机。在那小个

子身后，有四五个裸着上半身、下穿牛仔短裤的汉子追了过来。小个子一不留神被拖把绊倒，怀里滚出一样器物，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。

一听这响声，我耳朵陡然立了起来，那是铜器发出的声音，而且是精铜的！我朝地上扫了一眼，发现那东西是一个铜索耳三足香炉，不大，通体黝黑，看起来像是一件古玩。

小个子看到香炉掉出来，赶紧俯身把它捡起来，往怀里揣。就在这那那几个大汉扑过来，恶狠狠地按住他，让他把东西交出来。小个子拼命挣扎：“我是记者，你们快放开我！”

那几个人大怒，狠狠踹了他几脚：“记者算个屁！赶紧把偷的东西还给我们！”

“这是我买的！”小个子大叫。

小个子梗着脖子趴在地上，拼命护住那香炉：“你们卖假货！这就是证据，不能给！”

“那可是正宗的宣三炉！”有个大汉一本正经地说。我一听差点笑出声来。

宣三炉是指在大明宣德三年炼出来的铜器。当时宣德皇帝亲自监督，从国外进口铜料，前后精炼12遍，质地极纯。这些铜一共做成3000件铜器，再也没有多了。

小个子在地上大喊：“他们撒谎！他们卖的是假货，我买来当证据去曝

光，他们就抢回去。”

我点点头。其实刚才我一听那响声，就知道这玩意儿真不了。真的宣德炉，铜质均匀，敲击时声音恢宏大气，赝品往往声音发闷。

我笑道：“您这尊宣三炉，宝光不是很足啊，拿出来可有点儿烫手。”

为首的还嘴硬：“我们这可是真品，专家鉴定过的。”

“好，你们既然说他偷了宣三炉，这东西的价值够得上立案了，咱们去派出所报案如何？”

就在这时，三四个警察冲了进来。警察一见屋里这阵势，连忙掏出枪来。

“刚才谁报的警？”带队的警官放下枪，环顾四周。

“是我。”我回答。

警察把我们几个带到了派出所。原来那个小个子记者叫钟爱华，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，在当地一家晚报负责文化版面。他最近有个选题，调查郑州市文物市场状况，顺藤摸瓜摸到一家黑店，打算买一件赝品当证据进行曝光，结果不慎被对方发现，一路被迫到此。

那伙人涉嫌人身伤害、诈骗，直接被收押了，我和钟爱华被放了出来。钟爱华非要请我吃饭，他带着我来到一个小店，叫刘记羊肉烩面。

（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：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）